

當孔子遇上法國 林盛彬鑽研儒家美學

專訪

【記者陳頤華專訪】到了50餘歲，你還會想要出國留學嗎？很多人這時想到的是退休生活，但西語系副教授林盛彬卻毅然決然地揹起行囊，彈奏一曲屬於他的「來去巴黎」。而人的一生中能讀完幾個博士呢？很多人會回答：「一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。」但林盛彬卻傲人地接連拿了西班牙、法國及台灣的3個跨領域博士學位。

林盛彬小小的研究室裡，卻堆滿了中國、西班牙文學，及美學藝術等各種多元的書籍，脖子上的圍巾透露些許巴黎的浪漫；笑容，卻是道地的台灣味。他取得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博士學位後，於1998年至本校西班牙語系任教，專長為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、美學、比較文學。喜愛文學的他，高中時期就常將文章投稿至校刊，並曾發表詩作於《台灣文藝》、《鍾山》等詩刊，並曾擔任《笠詩刊》主編，出版《家譜》等三本詩集，是個文學底子深厚的教師。

在西班牙攻讀博士時，曾遇到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，拿著《易經》向他提問，剎那間，林盛彬體會到那種對中國文化不了解的缺憾，而2000年林盛彬曾以「夢的解析：比較卡德隆的《人生如夢》與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」作為國科會研究計畫題目，對於中國文學的求知慾，除了遍翻相關書籍外，也驅使他至中文系旁聽，這一聽就聽出興味來了，猶如枯井遇上甘霖，「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躍然紙上。」很多人好奇他當了老師還到別系旁聽，但他卻認為「在『學問』面前，沒有什麼教授與學生的差別，當習得新知識時的興奮，會讓你忘卻一切。」於是他像拿到糖果的孩子那般，快樂地、一股腦地栽入浩瀚的中國文化裡，於2003年正式考取本校中文系博士班。「當時決定讀中文系實在太晚了，早個十年就想著麼做，雖然晚，但終究還是開始了，不是嗎？」

林盛彬認為，「談儒家思想的起源，不能不了解孔子，其中心思想在於『仁』，『仁』涉及美與善。從孔子身上可以看到一種向上的自覺與渴望。」所以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就定為「孔子的『美』論思想研究」。「善是生命『增華』的手段與方式，其最高的境界是如『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』的『和』，是『從心所欲不逾矩』的『中道』，這即是孔子之『美』的極致。」當林盛彬得知本校與法國巴黎索邦第四大學的雙聯學制後，又再度點燃林盛彬內心的熱情。在別人看來，他年過五十，大學教職生活又穩定，人生也該到了放慢腳步的時刻，但卻下了「做個闖蕩異國的留學生」的「唐突」決定，林盛彬笑著說：「當時只有一個念頭，巴黎耶！文化之都，我怎麼能錯過？！」「學習的動力，是源自於人生的選擇，可以選擇就不要放棄，給自己一個機會，發現自己、了解自己、誠實面對自己。」一個「要做，就不要等明天」的念頭，讓

他毫不猶豫地停下教職，遠赴法國攻讀。

如同電影情境一樣，男主角追隨心愛的女主角，拎著皮箱就出發，到法國找尋激情，不同的是，林盛彬追求的是對文學的澎湃熱情。他與鶼鶼情深、在輔大西語系任教的老婆杜東璦，攜手前往法國研究。法國教授對於論文講求批判，從學理、從糾正與比較的角度來做學問，而不是單純的引述。在巴黎這個文化之都待了二年，他最大的收穫就是以西方的研究方法，結合在本校中文系學到的東方漢學思想，以沒有預設任何東、西方立場，將文獻中的孔子美論，呈現於世人。

這趟旅程，讓林盛彬突破了自我，他在法國參加戲劇表演工作坊，藉由肢體與臉部表情的訓練，放鬆、抽離自己，而這個劇場經驗，讓他日後返校教書時，更能以生動、活潑的教學方式吸引學生聆聽。林盛彬旺盛的學習態度，也身體力行、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學生，他所指導的西語碩一周曼婷說：「班上同學自己組成讀書會，請林老師提供書單，林老師二話不說地主動成為這個讀書會的導讀老師，且從來沒有缺席，他的用心，令人欽佩。」

在攻讀博士的過程中，林盛彬感謝他的指導老師中文系教授高柏園、當時任職中文系系主任盧國屏的鼓勵與協助，及他太太一路上的支持。高柏園說：「林盛彬是個非常用功、性格淳厚的人，具有世界觀，文學上也很有造詣，是現代詩人及思想學者，集多元專長於一身。」在林盛彬爭取至法國雙聯學制時，盧國屏鼎力協助，他認為「林盛彬是個謙虛、誠懇、求知慾強的人，具有多元文化概念。雙聯學制對學生、學校皆有深遠影響，中文系很樂意未來可以與各系分享相關的國際經驗。」

「學海無涯」是林盛彬的寫照，拿了3個博士學位，卻依舊選擇在中文系旁聽，他希望未來能回饋所學，將美學、文學與儒家思想結合、應用，研究出更多的新視野。目前他也計劃把在巴黎求學時的心得、領悟集結成詩集，與所有人分享巴黎的美。「keep your eyes in the distant star.」林盛彬說，這不是好高騖遠，而是將眼睛，放在最高的夢想上，然後不間斷地追尋。

2010/09/27

